

Накануне Юты и дети

[俄国]屠格涅夫 著 陆肇明 石枕川 译

前夜\父与子



ТУРГЕНЕВ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

Накануне Ютти и Вети

[俄国]屠格涅夫 著 陆肇明 石枕川 译

前夜\父与子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夜;父与子/(俄)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 И.)著;陆肇明, 石枕川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3 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Накануне; Отцы и дети

ISBN 7-80567-332-2

I. 前… II. ①屠… ②陆… ③石…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3517 号

- 书 名 前 夜 父与子
作 者 [俄国]伊·屠格涅夫
译 者 陆肇明 石枕川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原文出版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ургенева в 1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61г.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建湖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332-2/I·154
定 价 (普及本)10.7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次

前 夜 陆肇明译(1)

父与子 石枕川译(149)

前 夜

陆肇明译

译 序

文学名著往往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但这种魅力却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柯在谈到古典作品的命运与时代的关系时，曾指出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作品里的某些成分和某些方面在思想上和审美上会失去其生命力，有些名著在以后的时代里失去了艺术魅力，变得默默无闻；二、作品的另一些成分和另一些方面，被其他时代的读者所转义，以新的方式作了新的理解，不完全是作者的初衷；三、作品的许多成分和许多方面，在其他时代的读者那里获得了新的声音，有可能使原作中的首位东西降为次要，而次要变成了首位。^① 我认为这是不无道理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普希金的名篇《驿站长》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过去都被解读为一篇社会性主题的小说，这篇作品描写了旧俄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它的魅力就在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当代苏联作家达·格拉宁在一九八二年却作了新的解读：他认为主人公维林是子女不公正对待父辈的象征，小说描写的是一出人类在家庭关系上的共同悲剧，在某种程度上，维林的痛苦同那个被女儿们抛弃、背叛的李尔王相似，“父亲的感情”使这篇小说超越于时代，所以至今仍强烈地震撼着人心。^② 这就是其他时代读者的“转义”，或许正是“次要变成了首位”。但这种“转义”与“变位”并非读者的随心所欲，文本还具有约束力。格拉宁的解读恰恰是以研读文本为基础的。由此可见，真正的名著必定具有丰富的内涵，有待于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去开掘，它的魅力尽管变幻不定，但却可能长存。

屠格涅夫的《前夜》，就是这样一部具有丰富的内涵的作品。作品完成于一八五九年，正处于俄国废除农奴制（一八六一年）的改革

① 参见吴元迈《苏联的“艺术接受”探索》一文，《文学评论》杂志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② 详见达·格拉宁《十三级台阶》一书中的《父女之间》。拙译载《苏联文学》杂志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前夜”。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封建主义的极度动摇。日益成熟的革命形势造成了上层人物的危机，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不可能照旧方法统治下去了。于是社会运动中出现了两种倾向：革命民主派主张以革命的方法解决农民问题，而自由派则主张对新兴势力作一些让步以保存旧秩序的基础，他们的纲领是：只要改革，不要革命。屠格涅夫是位十分敏感的作家，他善于捕捉时代跳动的脉搏，并及时地、艺术地反映现实的趋势。他曾通过《罗亭》和《贵族之家》揭示了贵族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已失去了行动的能力，陷入了“多余人”的境地，此时，面对改革的“前夜”，他又敏感到了什么呢？他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致伊·阿克萨科夫的信中，谈到《前夜》的创作时写道：“我的中篇小说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自觉的英雄性格是必要的（当然，这里讲的不是人民），——这种性格可以把事业推向前进。”^①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思想的触发，他才能以生活中实有的一名保加利亚爱国者为原型，塑造了因萨罗夫这样一个“自觉的英雄性格”——平民知识分子的“新人”形象。这在当时的俄国文坛，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历来对《前夜》的欣赏，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屠格涅夫栩栩如生地为我们刻画了身处改革“前夜”的俄国青年一代，通过鲜明的形象对比，让人感觉到无论是醉心于纯艺术的舒宾们，还是致力于纯学术的别尔谢涅夫们，都已经成了明日黄花，数时代风流人物，还得看因萨罗夫这些“新人”。叶连娜这个形象尽管丰满，但她还算不上真正的“新人”，因为因萨罗夫明显高出于她。因萨罗夫“是一个燃烧着民族解放激情、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保加利亚革命家，性格坚定，目标明确，具有当时俄国民民主青年的主要特征，正好是俄国所需要的‘新人’、自觉的英雄人物。这个形象反映了五十年代末俄国前进的方向，表明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已逐渐从贵族转入平民知识分子手中。”^②《前夜》一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论，评论家们根据作品的社会或道德意义与自己所持信念的和谐程度，或加以赞扬或加以谴责。贬之者说，这部小说是虚假和错误的，这个“前夜”永远不会有“明天”，褒之者说，俄国需要有自己的因萨罗夫，并暗示俄国已处于革

① 参见《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二七二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二册第一〇〇五——一〇〇六页。

命的“前夜”，“真正的白天”即将到来。这种争论十分激烈，有些已脱离了作者的初衷，争论无休无止，在当时几乎成了一场“流行病”。可见屠格涅夫的《前夜》确实震撼了同时代人的心。

但是时代在前进，现实生活在改变，人们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要求也随之而改变。尽管屠格涅夫的艺术遗产，特别是那几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的一部真实而生动的艺术编年史，对中国的现代读者仍有极大的认识价值，然而中国的现代读者在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时，恐怕未必再会被罗亭、拉夫烈茨基这些“多余人”的形象所震撼，也未必会被因萨罗夫这个“自觉的英雄性格”所鼓舞。他们可能会相当冷漠地剖析这些形象，十分客观地评价他们，把他们视作历史的陈迹而无动于衷。但是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爱情故事，那些纯洁无邪、执着顽强的少女形象，却依然保持着迷人的魅力。她们不仅能拨动读者记忆的琴弦，重温童稚时代灿烂的幻梦、青春岁月亲切的理想，而且还能陶冶人性、净化灵魂、平衡现代爱情生活中的失落心理。也许这就是中国现代青年读者喜欢屠格涅夫的一个原因，也许这就是古典作品在现代的中国，接受过程中的一种“变位”。

当今描写少女、爱情的小说千千万万，为什么一百多年前的屠氏作品至今还会有如此魅力呢？

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屠格涅夫塑造少女形象时，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调上涂上了浓重的理想色彩。这些艺术形象是现实和理想相结合的产物，而**这种理想直到现在还在为现代人所怀念、所珍惜、所追求**。《前夜》中的叶连娜是个“理想的人物，但是她的特征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理解她，而且同情她。”^①

屠格涅夫是站在理想的高度来认识俄罗斯女性的历史命运的，他凭着自己独有的敏感，捕捉到萌动于社会现实中的新变动、新要求、新思想，而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女性的身上。他在另一部小说《处女地》中，曾借主人公索洛明之口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今你们，你们全体俄国女人，已经比我们男人更能干，更高强。”（《处女地》第二十九章）正由于屠格涅夫对俄罗斯女性的这种偏爱，甚至是过分的崇拜，所以他笔下的众多少女形象都写得十分完美，超群出众。《前

①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三二七页。

夜》中的叶连娜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有优裕的物质保障，可是她并不沉醉于平庸、空虚的生活，也不受周围大多数亲朋的世俗影响，她的教育几乎是依靠自我来完成的。她不仅高出自身的环境，甚至还超越了所处的社会。当俄国优秀的启蒙者们迷醉于夸夸其谈的时候，当自由主义贵族丧失了改造生活的意向的时候，叶连娜却在“追求某种任何人都不追求、全俄国没有人想过的东西”，她不仅聪颖果敢，而且不屈服于环境，热情追求理想，达到了彻底自我牺牲的程度。作为她的性格的基础，是爱受苦的人和受压迫的人，渴望积极的善，而且一旦认准了目标，就义无反顾地去行动。她的这些思想和品格，使她成为当时出类拔萃的女性，这个艺术形象是典型的，但并不普遍，舒宾和别尔谢涅夫就认定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姑娘”，而亲人们也都不能理解她的“古怪脾气”。这是一个既现实又理想的形象，所以说“现实的”，是因为在她身上反映了俄国青年一代的觉醒和追求，是当时现实生活中正在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性格，所以说“理想的”，是因为她毕竟浓重地体现了作家对俄罗斯女性的希望和寄托，明显带着理想主义的光轮。如果说，巴尔扎克描写人物是照他“所看到的那样去写”、乔治·桑是描写她“想要看到的样子”，那么屠格涅夫塑造叶连娜的形象时，走的却是兼而有之的路子：他根据俄国“社会中正在发展的成分”^①创造出了“理想的人物”。这个理想人物对于中国的现代读者还保持着一种青春的魅力：当我们“潇洒得太累”、“穷得只有钱”的时候，当我们在“顺应潮流”与“寻找自我”之间徘徊彷徨的时候，叶连娜那种不屈服于环境、独立思考、大胆追求理想的品格，也许会引起我们的羡慕和向往，她那种充实的精神世界也许会填补我们心理上的某种失落。

屠格涅夫笔下那些令人倾倒的少女形象并不美在外表，在《罗亭》中长得漂亮的并不是“初眼看来也许不觉得可爱”的娜达利亚，而是“端正的梁骨、微微拱起的鼻子便尽足令所有男子神魂颠倒”的黎宾娜；《贵族之家》里美貌的是拉夫烈茨基的妻子瓦尔瓦拉，而不是莉莎；至于《前夜》中的叶连娜，从小说中的肖像画来看，其外貌还及不上卓婭，然而这些形象却以高尚的理想、内心的美深深迷住了读者。众所周知，她们内在性格的展开大多是通过爱情描写来实现

^①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二七九页。

的。那么，屠格涅夫笔下迷人的诗一般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爱情呢？这是一种**理想的**爱情。在《前夜》里，爱情这一永恒主题得到了发展和深化，叶连娜和因萨罗夫的爱情已经超出了普通的男女之爱，在这里，爱情的基础不是门第、金钱和美貌，而是以思想的结合、心心相印为前提，爱情几乎是叶连娜走向世界、实现理想的中介，它与信念、事业共存亡。这是一种纯洁的、高尚的女性之爱，精神上的结合成了爱情的灵魂、爱情的生命。也许这只是一种理想，但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追求这种理想的完美爱情，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它远非人人都能得到，然而却始终对人们具有极大的魅力。当“男人爱漂亮，女人爱潇洒”走到极端的时候，当现代的爱情生活日趋世俗化、实用化的时候，叶连娜的爱情故事也许会给你以感动，给你以另一种满足。

如前所述，屠格涅夫在《前夜》中给叶连娜的性格以及她的爱情涂上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也许正是这种理想化，才能使这部古典作品至今魅力不衰。但这里所说的理想化，并不是指幻想的任性游戏，而是指用理智去预见、用想象去塑造某一性格或现象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上的，既不是对现实的歪曲，也不是对现实的抄袭。那么，屠格涅夫是通过什么手法来达到这种理想化的呢？他在给路·皮希的信中写道：“德国人写作时**总是**会犯两个错误：不够合情合理以及对现实进行糟糕的理想化。其实只要写出全部朴素和**诗意**来，理想的东西也就随手而得。”^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屠格涅夫反对那种歪曲现实的理想化，他认为追求朴素和诗意就能产生理想化的效果。事实的确如此，《前夜》里的叶连娜并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从表面上看，她不过如寻常人一样在生活、思考和恋爱而已。生活、思考、恋爱，这如同散文一样朴实和自然，然而屠格涅夫却善于“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②。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叶连娜与因萨罗夫在教堂前的雨中邂逅，在威尼斯的大运河上泛舟以及在剧院里观看《茶花女》的情节，屠格涅夫在描写这些普通常见的生活场景时，不但注意了叶连娜性格发展脉络的合理性、细节的真实性，而且还着力于诗意的追求，从而把女主人公的行为和思想升华为诗的

① 《屠格涅夫致路德维希·皮希书信集》俄文版第一八七——一八八页。

② 《别林斯基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一八五页。

理想。法捷耶夫生前曾对这一创作方法给予极高的评价：“屠格涅夫对女性的过分崇拜，他那些妇女形象、主要是少女形象，曾经使更为严谨、更侧重于七情六欲的现实主义者托尔斯泰感到恼火。但屠格涅夫的理想化具有自己的魅力、不同寻常的美，它有着自己的真实。我倒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对青春和女性美的这种描写手法恰恰是我们的文学所缺少的，我们的文学过于自然主义化，过于接近于尘世了。有关这方面生活的这种‘理想的’描写，正是我们的青年人所需要的，因为他们向往这种生活。”^① 法捷耶夫的这段论述，不但肯定了屠格涅夫创作中的理想化手法，而且还指出了它的现实意义。我想，也许正因为我们阅读范围中“过于自然主义化，过于接近尘世”的当代文学作品太多了，屠格涅夫《前夜》中的少女形象及其爱情故事，才被反衬出一种新的魅力吧。

陆肇明

一九九四年四月九日于苏州

^① 法捷耶夫：《三十年间》俄文版第八五五页。

一八五三年夏季，一个酷热的日子，在离昆措沃不远的莫斯科河河畔，一棵高高椴树的浓荫下，草坡上躺着两个年轻人。内中一个看上去二十三岁上下，身材高大，皮肤黝黑，鼻子尖尖，鼻梁微弯，额头很高，宽厚的嘴唇上挂着矜持的微笑。他仰身躺着，微微眯起一对不大的细眼，若有所思地凝望远方。另一个则俯身趴着，双手托起一头淡黄鬈发的脑袋，也在凝望着远方的某处。他比同伴大三岁，但看似要年轻许多，小胡髭刚刚长出，颌下才显露淡淡的绒毛。纯净而清秀的圆脸，迷人的褐色眼睛，漂亮的翘嘴唇，白净的小手——这一切都蕴含着某种可爱的稚气，动人的优雅。他浑身都散发出幸福、快乐和健康，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无忧无虑、过度的自信、任性娇气和青春的魅力。他双手托起脑袋，时不时转动眼珠，微笑着，就像孩子们知道别人在出神地观赏自己时那样。他身穿料子很薄的宽松白外套，细脖子上绕着块天蓝色方巾，一顶揉皱的草帽信手丢落在身边的草丛中。

与他相比，他的同伴似乎就显得太老气。望着他那呆板的体态，谁都不会想到他也在享受，他也心旷神怡。他笨拙地躺着，上宽下削的大脑袋别扭地连着长长的脖子，无论是他的双手、黑色常礼服紧裹的躯体，还是那两条像蚱蜢后腿般拱起膝盖的长腿——它们所摆的姿势都显得笨拙无比。尽管如此，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在这笨手笨脚的人身上，处处可见“气度不凡”的印记，即如他那张并不漂亮、甚至有点滑稽的脸孔，也透出一股勤思与善良的英气。他叫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别尔谢涅夫，他的同伴，那个淡黄头发的年轻人，则叫舒宾，帕维尔·雅科夫利奇。

“你干吗不像我这样趴着？”舒宾开口道，“这要好得多。你可以翘起小腿，两只鞋跟互相碰碰——瞧这样，有多舒坦！鼻子底下是草地，看腻了风景，就瞧瞧肥胖的瓢虫在草茎上爬动，要不，瞧那蚂蚁忙忙碌碌的样子。说真的，趴着更好。你看你现在摆的那副伪古典主义的姿势，活脱就像芭蕾女演员倚躺在纸糊的悬崖上。别忘了，你现

在完全有权休息。争了个第三名学士^①，这容易吗！歇歇吧，老兄，别再紧张了，舒展舒展筋骨吧！”

舒宾带着鼻音、用半懒散半玩笑的口吻说完了这番话（娇生惯养的孩子跟那些送糖果给他们的家庭好友说话，用的就是这种口吻），他不等回答，又接着说：

“蚂蚁、甲虫以及其他昆虫诸君都出奇地认真，这最让我吃惊了，它们摆出一副傲慢的面孔，不停地来回奔忙，好像它们的生活也有什么意义似的！人是万物之灵，高等生物，可是得了吧，人在观察它们，它们却根本不把人放在眼里：没准还会有哪只蚊子叮在你这万物之灵的鼻子上，当作美餐呢。真气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它们的生活又有哪点比我们差？既然我们可以目空一切，那它们干吗不能目空一切？喂，哲学家，你来给我解这道题！你干吗不吭声啊？喂？”

“什么？”别尔谢涅夫猝然一怔，问。

“什么！”舒宾学舌道。“你的朋友在向你阐述深刻的思索，你却听都不听。”

“刚才我在赏景呢。你瞧，这田野在阳光下亮得多火红！”（别尔谢涅夫说话颇有点像低声嘟囔。）

“色彩好看而已，”舒宾咕哝道，“一句话，大自然嘛！”

别尔谢涅夫摇摇头。

“按理说，你该比我更赞叹这种美景。它与你息息相关：你是艺术家呀。”

“不，这与我毫不相关，”舒宾分辩道，把草帽按在后脑勺上。“我不过是个屠夫，我跟肉打交道，雕塑肌肉呀，肩膀呀，大腿呀，手臂呀，可这儿既无形态，又无完整性，散乱不堪……你能捕捉到什么呢！”

“但这儿也有美呀，”别尔谢涅夫指出道。“顺便问问，你的浮雕完成了没有？”

“哪一个？”

“《孩子与山羊》。”

“去它的！去它的！去它的吧！”舒宾拖腔拖调地叫道。“我一看那些真正的艺术品，前人的作品，古人的作品，我就把自己那破玩意

^① 俄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授予高校成绩优异的毕业生的一种学位。

儿砸了。你指点我赞叹大自然，还说‘这儿也有美’。当然，美无处不有，哪怕你的鼻子，也有美，但总不能见美就追吧！古人们并没有刻意追求美，可美却自己跑进了他们的作品里，天知道这美打哪儿来，天上掉下来的吧。他们拥有整个世界，无所不精，我们可不能把面铺得那么广：才疏学浅啊。我们只能在一个小池子里下钩，只能干守着。有鱼上钩呢，谢天谢地！没鱼上钩呢……”

舒宾吐了吐舌头。

“且慢，且慢，”别尔谢涅夫开始反驳，“这是一种悖论。要是你对美没有共鸣，不管何处遇见了美，你又不爱它，那么，美就不会跑来找你，也不会跑进你的艺术里。要是美丽的风景，美妙的音乐根本不能拨动你的心弦，我是说，要是它们引不起你的共鸣……”

“你呀，简直是个‘共鸣家’！”舒宾随口杜撰了一个新名词，自己都笑了起来。别尔谢涅夫却陷入了沉思。“不，老兄，”舒宾接着说，“你是聪明人，哲学家，又是莫斯科大学的第三名学士，跟你辩论很困难，尤其像我这么个中途退学的大学生。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除了自己那门艺术，我所爱的美只在女人身上……少女身上，这也还是最近的事呢……”

他翻身仰躺，双手枕头。

两人沉默片刻。正午的炎热与寂静，沉沉笼罩着明亮而昏睡的大地。

“至于说到女人，”舒宾又开了腔，“怎么就没人来管管斯塔霍夫呢？你在莫斯科见过他没有？”

“没有。”

“这老头儿简直疯了。整天价泡在他那位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的家里，无聊得要命，可还是泡着。你望我我望你的，蠢透啦……看着都叫人作呕。这真是怪事！上帝赐给他那么好的家庭，可他不，非要那个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不可！我没见过比她那张鸭子脸更招人厌了！前几天我还给她塑了个漫画像，仿丹唐^①的风格。效果挺不差。有机会给你瞧瞧。”

“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的胸像呢？”别尔谢涅夫问，“有进展么？”

“没有，老兄，还没有进展。她那张脸真叫人无计可施。乍一看，

① 丹唐：（一八〇〇—一八六九），法国雕塑家、漫画家。

线条清晰、端正、挺直，似乎不难做到形神再现。可就是办不到……就像一件神奇的宝物，可望而不可即。你有没有注意过她听人说话时的神态？脸部的线条纹丝不动，只有眼神在不断变幻，整个神态也就跟着变化。你叫我这个雕塑家，而且还是个整脚的雕塑家，有什么办法？她是个不可思议的人……一个奇怪的人，”他顿了顿，又补充道。

“是的，她是个不可思议的姑娘，”别尔谢涅夫附和道。

“可她居然会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斯塔霍夫的女儿！说什么血统呀，族系呀，在这儿根本不起作用。可笑就可笑在，她的确确是他的女儿，长相像他，也像她母亲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对于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我打心底里敬重她，她是我的恩人，但她不过是只守在窝里的母鸡。叶连娜怎么会有那么丰富的心灵？谁点燃了她的心灵之火呢？瞧，这是给你的又一道题，哲学家！”

可“哲学家”依旧不予回答。别尔谢涅夫通常不喜欢夸夸其谈，说起话来措词拙纳，老打奔儿，有时还不必要地两手一摊，此时此刻，他内心充满了某种奇特的平静，一种似倦似愁的平静。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每天好几小时的勤攻苦读之后，前不久他才迁居到城外来。悠闲的生活，洁净柔和的空气，目的达到之后的自得，与友人的奇谈漫说，突然浮现的那位可人儿的情影，——所有这些形形色色而又莫明相似的印象，在他内心共同汇成了一种感受，使他平静，使他兴奋，使他倦怠……他是个颇神经质的年轻人。

椴树底下清凉而宁静。偶尔飞进树荫里来的苍蝇与蜜蜂，似乎也放低了嗡嗡的叫声。干净、碧绿的浅草地上，不见一丝儿金色光斑，也不见细浪起伏，修长的草茎挺立着，像中魔般地一动不动。椴树矮枝条上面，静静地挂着一串串小黄花。每吸一口气，就有醉人的香气直钻胸底，随后又从胸间欣然吐出。而在远处，从河的对岸直到天边，景色一片灿烂辉煌，不时有微风掠过那儿，搅得光华熠熠，分外明亮，闪光的蒸气在大地上空荡漾。听不到鸟鸣声：鸟儿在酷热时不再欢唱，但闻纺织娘在处处啼鸣，这是生命的欢歌，悠然坐在阴凉处听去，十分悦耳：它催人入眠，引人遐想。

“你注意到没有，”别尔谢涅夫突然开了口，还辅之以手势，“大自然能唤起我们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大自然里的一切，是那么完美，那么坦荡，我是说，一切都那么知足，我们明白这一点，也欣赏这一点，可与此同时，至少在我的心里，大自然总会引起某种不安，某种烦恼甚至忧愁。这说明了什么？是因为在大自然面前，面对大自

然的时候，我们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完美和不坦荡呢，还是因为我们缺乏大自然的那种知足常乐？我这是想说，我们有别样的需求，而大自然却没有？”

“嗯，”舒宾答道，“让我来跟你解释，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这是怎么回事。你说的那种感觉，是一个孤独人的感觉，他并没有投入生活，而只是在旁观、发呆。干吗要旁观呢？过自己的日子才是真好汉。不管你如何叩敲大自然的门扉，它始终不会用懂的语言来响应你，因为它是个哑巴。它会像独弦那样发声、呻吟，但别指望它会唱歌。只有生气勃勃的心灵，特别是女人的心灵，才能对你作出响应。所以，我尊贵的朋友，奉劝你找一个心灵相通的女友，你那些愁绪便会一扫而光。这就是你所说的我们的‘需求’。所谓烦恼和忧愁，其实不过是一种饥饿。只要给你的肠胃放进真正的食物，一切就会正常。我的老兄，你应该活得了，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再说，大自然算什么呢，它又有何用？你听听：爱情……多么迷人、多么热烈的字眼！大自然……多么冰冷的书呆子用语！所以说（舒宾唱道）：‘万岁啊，玛丽亚·彼得罗夫娜！’，或许不对，”他又补充说，“不是玛丽亚·彼得罗夫娜，不过反正都一样！武一梅—科姆普列内^①。”

别尔谢涅夫微微抬起身，叠起双手支着下巴。

“干吗要嘲笑，”他咕哝道，眼睛望着别处，“干吗要挖苦呢？是的，你说得对：爱情是个伟大的字眼，是种伟大的感情……可你指的是什么样的爱情呢？”

舒宾也微微抬起身。

“什么样的爱情？随便什么样的都行，只要有爱情。坦率地说，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不同的爱情。如果你恋爱了……”

“全心全意地恋爱，”别尔谢涅夫插话说。

“当然是全心全意，这还用说吗，人心不是苹果：它不能切成两半。如果你恋爱了，那就恋爱得对。我可没有挖苦人的意思。此刻我的心就充满了柔情，软得都快化了呢……刚才我只是想解释，为什么大自然会对我们产生你所说的那种影响。这是因为它在我们心里唤起了爱的渴望，可又无法去满足这种渴望。大自然在悄悄地把我们推向别样的怀抱，人的怀抱，而我们却不懂它的意思，依然在期望从它自

^① 原文为法语的俄语音译：“您懂我的意思。”